

木乃伊归来

译文
新流行

电影小说



〔美〕马克斯·科林斯 著
王 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木乃伊归来

本书是美国大片《木乃伊归来》(港台译为《神鬼传奇II》)的小说版。

受伊芙琳梦境的驱使，里克、伊芙琳带着他们八岁的儿子艾力克斯重返埃及神庙探险，无意中发现了可以唤醒蝎子王和他的神鬼奇兵的阿努比斯手镯。与此同时，古埃及高级祭司印赫泰普的追随者和他转世情人也正在试图把他从死亡中唤醒，希望这位法力无边的祭司能打败蝎子王，统帅他的神鬼奇兵，由此将整个人类踩在脚下。木乃伊印赫泰普果然再次复活，掳走了戴着阿努比斯手镯的艾力克斯，去寻找传说中失落的绿洲、黄金的金字塔，唤醒蝎子王。里克和伊芙琳不得不再次与木乃伊印赫泰普乃至复活的蝎子王展开生死决斗，以拯救陷入绝境的儿子和整个人类……

惊险，壮观，刺激，好看，让我们再次与复活的木乃伊和蝎子王近距离接触，重温那种既恐怖又兴奋的超级体验。

古埃及神奇传说
现代人生死历险

ISBN 7-5327-2794-7



9 787532 727940 >

定 价：12.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木乃伊归来

译文
新流行

电影小说



[美] 马克斯·科林斯 著
王 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献给克里斯·克里斯坦森
——超级音乐家

“死亡才仅仅是开始。”
——印赫泰普

引子 蝎子的诅咒

(编者注：以下文字节选自伊芙琳·欧·康奈尔博士所著的《法老的诅咒：神话与历史之谜》一书(本布里奇出版社，伦敦，1930)之第六章。欧·康奈尔是一位图书馆学博士。而在当时，她以考古学及埃及学领域的卓著成就而闻名遐迩。她是著名埃及学家霍华德·卡奈汉的女儿。卡奈汉曾与盖斯顿·玛斯波罗一起于1922年发现图坦克哈门的坟墓。欧·康奈尔博士于1925年至1927年间担任开罗博物馆的馆长。之后离开此职与著名探险家理查德·欧·康奈尔结婚。后又担任过英国博物馆的馆长。)

1

在埃及，吓唬小孩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说蝎子王来了。但是，目前尚无任何遗迹能证实他的存在，而且记述他的象形文字出现在他死后的几个世纪，并无实据可考。他与西方传说中的精怪一样，是一种招之即来的邪恶的化身——通常在夜里——作为父母对淘气的孩子的恐吓。

象形文字中所描述的蝎子王并不是一个怪物，而是一个具有凛凛气魄、令人心生畏惧的人——他体魄雄壮，相貌残暴，眉宇间有一种可怕的慑人力量。在他手下有数以千计的阿喀第安士兵供他调遣。

与他同名的毒虫的形象——生于沙漠中的蝎子，有着尖锐的爪子，多节的尾巴和可致人于死地的螫刺——绘在他盾上的图案中，绘在他金色的胸甲上。他的胸甲比任何衣服都能凸现出他强壮的身躯，同时也掩盖了身上无数战争的印记。蝎子王手下的士兵在同样的象征物之下作战——他们战旗的旗杆上方镶有金色的圆盘，上面雕刻着蝎子。





更引人注目的是，蝎子的形象还雕刻在一个巨大的金手镯上。此手镯被称为阿努比斯的手镯，它从未离开过蝎子王的右腕。据说它能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引导人回到传说中的艾哈沙尔绿洲。学者们认为，蝎子王发起的征服世界的浩大战争共持续了五年，结束于公元前3112年。据说蝎子王曾率领五千名士兵攻打固若金汤的底比斯城，遭到了一万五千名苏莫瑞安士兵的奋勇抵抗。

混战中，蝎子王高呼口令，高举战剑，声势逼人。他从不安坐在远离战场的军营中指挥作战，而是一马当先在队伍的前锋，徒步越过沙漠冲向敌人。他的目光狂怒地燃烧，发辫与剑光一起飞舞在空中。如妖魔附身一般，他的利剑所过之处人头纷纷落地，在士兵中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斗志——以及越来越野蛮的屠杀。

但苏莫瑞安人不断涌来，最终蝎子王的军队被底比斯城的保卫者所击溃，他们陷入了因自己的践踏而扬起的大漠尘沙之中。

败下阵来的蝎子王和他的士兵们被驱赶到神秘的艾哈沙尔沙漠中。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更令人绝望的对手——烈日，灼沙和水的匮乏。这支曾自以为战无不胜的军队，经过屠杀后所剩无几。他们跌跌撞撞地走进茫茫大漠，漫无目的地跋涉在无尽的沙丘之间。当白天来临的时候，这些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死去。他们散落的尸体喂肥了鸟儿，只留下堆堆白骨。他们走过的地方从此再也无人敢踏入一步。

最终，只剩下蝎子王一个人。他站在一座如金字塔般高耸的沙丘下面，抬眼望去，只见阳光把沙丘的顶部染成了金色，闪闪烁烁，像忽闪的眼睛在向他许诺希望。他认定，在沙丘的另一边一定有绿洲。于是他拼命地往上爬，跌跌撞撞地，摇摇晃晃地，但没有倒下。终于，他爬到了最高处。

他看到的只是更加一望无际的沙子，更多绵延起伏的沙丘。

蝎子王膝头一软，跪倒在沙丘上。尽管他体魄强壮，但连日来在沙漠中的曝晒，没有水，没有食物，他生命的火焰正渐渐熄灭。他

向炽热的天空挥舞着拳头，刻有蝎子的手镯折射出刺目的阳光。他高喊着，声音在沙丘间回荡。

“阿努比斯！”他喊道，尖利的声音仿佛是蝎子在沙地上游走。“放过我，还给我生命，让我去征服敌人——我会奉献给你一座纯金的金字塔！我会亲手建造这座伟大的庙宇！”

天空没有作答。但他觉察到在他跪倒的沙地上有东西在迅速爬行：一只蝎子，活生生的，正向他爬来，似乎在嘲笑他作为战争标记的华丽图案。蝎子王轻蔑地看了一眼天空，抓住这只蠕动的毒虫，任它叮咬。他的身体因疼痛而扭曲。随后他把蝎子塞进嘴里，咀嚼，咀嚼，吞下去。

“一座纯金的金字塔和我的灵魂！”他高喊。“奉献给你！我等着你的回答！”

就在他周围的沙地上，繁茂的植物如爆炸般破土而出。随着一阵阵令人晕眩的绿色光芒，一大片草木已生长得郁郁葱葱。蝎子王听到流水的淙淙声，他站起身来，穿过这些奇异的植物走下沙丘，来到波光粼粼的溪水旁。在这里，他干裂的嘴唇得以滋润，并冲洗掉了毒虫苦涩的味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艾哈沙尔绿洲，因蝎子王与死神阿努比斯的契约而生。

金色的庙宇修建起来了，用蝎子王的军队掠夺而来的财富和奴隶。但这支军队的士兵并不是人，他们不会有尸骨散落在沙漠，成为战争失败的耻辱。他们是阿努比斯手下的兵卒，是可怕的鬼怪。他们的骨架像大狗一样，上面附着一缕缕肌肉。两粒煤球般闪亮的小眼睛嵌在毛茸茸的脑袋上，狰狞可怖。刀剑掠过之处，看到滚落的人头，切断的四肢，四溅的鲜血，他们会带着无限的快感狂吠，咆哮。

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陷落的最后一座城市正是底比斯城。

阿努比斯的兵卒如蝗虫一般涌进这座曾辉煌一时的城市，所





经之处尽成废墟。蝎子王的目的已不是征服，而是毁灭。城中的房屋或被烧毁或被捣毁。这些可怕的兵卒四处作恶，并以此为乐。人们恐惧的尖叫声处处可闻。

在屠杀中，蝎子王周身始终笼罩着一股黑烟。他身上有厚厚一层血痂和淤泥，上面是一道道烟灰和汗水的痕迹。他为胜利而狂喜，为复仇的实现而感到痛快淋漓。他环视四周，肌肉发达的胸部在金色的胸甲下激动地起伏。他借来的鬼怪兵卒们像一泻千里的洪水，肆虐地破坏掉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切。最后他们没有人可以杀，没有东西可以烧，没有城市可以掠夺了。他们突然间感到空虚，在残存的废墟中四处游荡。他们的任务宣告结束。

一阵突如其来的痉挛击中了蝎子王的身体——像闪电一样猝不及防地传遍他的全身。剧痛使他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正如当初他跪倒在沙丘上一样。他的灵魂正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吸走，他渐渐萎缩下去。他发出愤怒而徒然的嚎叫。金手镯从他的腕上滑落，掉在地上。

他周围的鬼怪兵卒也在绝望地尖叫。他曾经拥有的军队土崩瓦解，化为一片黑沙。

根据传说，阿努比斯把他的兵卒召回了他们来自的大漠沙砾中。在那里，他们将默然等待，直到有一天又有狂人与神订立契约，再次将他们唤醒。但下次他们醒来之时，蝎子王也会醒来。他所发起的下一次大战所毁灭的便不会仅仅是一座城市，整个世界都将被夷为平地。

第一部

木乃伊的尸体

一、宿命的神庙

蓝色的尼罗河，这条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泛着粼粼的波光静静流淌。在河的左岸，卢克斯——即古底比斯城所在地——以北不远的地方，是一座曾辉煌一时的神庙的遗址。有三只骆驼在这里耐心地等待着主人。这座神庙本是为死神阿蒙，生死之神阿蒙拉所建造的。而今，高大的柱子支撑起的回廊、厅堂已是废墟一片，日日遭受烈日的曝晒。骆驼的主人正在里面搜索着什么。

这座神庙大约完工于公元前 1280 年。由印赫泰普亲自设计并监督修建。他是国家元老，高级祭司。此人学识渊博，能力非凡。据说就是他想出办法来运送和举起建造金字塔所使用的巨大石块的。

然而印赫泰普背叛了法老塞提，很快从这个王国销声匿迹了。而他修建的金碧辉煌的神庙，也在耶稣诞生很久前就化为了废墟。现在，1933 年夏天，你只能凭想象勾勒出它昨日的辉煌；就像看着一具干瘪的木乃伊来想象其当年叱咤风云的雄姿一样。

在神庙的内部，阳光透过天花板的裂缝射入，把黑暗分割开来。高大的石柱和遍地的岩石依稀可见。这里曾有过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记忆,或许还有出没的幽灵……一个小小的人形,在地上投下巨大的阴影,潜行到远处一座饰有壁画的高墙边,从一条裂缝里钻了进去。

在下面迷宫般的墓穴里,理查德·欧·康奈尔正在忙碌着。突然,他听到上面和左面有奇怪的响动。他机警地抬起头,走进一束光线,开始寻找响动的来处。

理查德·欧·康奈尔并不是埃及学家。报纸,杂志,新闻片给他冠以“冒险家”,“珍宝卫士”,“探险家”等诸如此类的美称,并常提到他曾担任过法国海外军团上校一事。而事实是,欧·康奈尔下士执行了一项被真正的上校所拒绝的战斗任务。

那已是十年前的事了。正是这件事改变了他的生活,开始了他的冒险生涯。相比之下,他近来的生活要平静得多。尽管关于他的报道总是夸张浪漫得有些失实,欧·康奈尔本人确实有着毋庸置疑的吸引力:简洁有力的下巴,目光锐利的眼睛,透露着男性特有的坚毅果敢。他还保持着当年任职国外军团时健壮挺拔的身姿。依然是古铜色的皮肤,依然是桀骜不驯的浓密棕发,只是鬓脚处略有些苍白。他的领口松开着,衬衣的袖子高高挽起,斜纹裤子塞在靴子里,手枪放在后腰处的皮套里。他的形象可以与好莱坞大片中的任何一位西部英雄相媲美。

现在正是用得着英雄胆识的时候:有脚步声在本已令人毛骨悚然的墓穴里单调地回响,还夹杂着一些难以分辨的古怪声音。这声音可能来自任何一个黑暗的角落。

理查德·欧·康奈尔紧贴着粗糙的岩壁悄悄前行,一只手打开手枪皮套,悄无声息地拿出他的左轮手枪。

古怪的声音回响着,渐渐靠近。

真是个好主意,欧·康奈尔想,钻到印赫泰普这个老家伙该死的神庙里!

他在一个黑漆漆的交叉口停了下来,在一阵死一般的寂静中

等待着，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猛地，他转过角落，举起手枪就要射击。

他八岁的儿子艾力克斯吓得魂飞魄散。“哇呜，”他大喊一声。这是个天使般可爱的孩子，满头浓密的金发，其桀骜不驯状与其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捂住胸口，“我的心差点停止跳动了！”

“我也是，”欧·康奈尔说，把手枪放回皮套，扣好，“我告诉你在上面的神庙里等着。”

艾力克斯身着白色短袖T恤，海军蓝短裤，用八岁男孩特有的声调答道：“但是，爸爸……”

“没有‘但是’，儿子，下面很危险……我们很不了解这里的情况。”

艾力克斯挨近爸爸一点，“但是我看见了一样东西，我一定要告诉你，快！”

“你看到了什么？”

“你的文身！”

欧·康奈尔不明白儿子是什么意思。艾力克斯早就对他右手的文身感兴趣了，他当然会很容易看到。

“我是说，我在墙上看到了那个图案，”艾力克斯连珠炮般地急急解释，“就在进口旁边的墙上，有一个椭圆形壁画，和你的文身一模一样。我说的是真的！”

“我相信你，儿子……”

“和这个一模一样。”艾力克斯说。他抓住父亲的手，翻过来，指给他看。多年来，欧·康奈尔自己也常常在想，是谁把这个文身刺在那儿的，在他很小的时候，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一个指向下方的航海用罗盘，一对向上飞扬的鹰的双翼，形成金字塔状。在中间，是古埃及太阳神何露斯的眼睛。

艾力克斯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绪：“上面有金字塔，眼睛和所有





的东西。”

“很好，儿子，干得好！过一会儿我就上去看，怎么样？”

天使般的面孔失望地做了个鬼脸：“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在这儿工作，过一会儿一起上去？”

“不行。”

“但是……”

“没有‘但是’，”欧·康奈尔把双手放到孩子的双肩上，让他转过身去，“回到上面的神庙里等着我……”

“我去那儿干什么？”

一只耗子溜过他们身边，沿着隧道去了。艾力克斯吓得脸色发白，紧紧抓住父亲的胳膊。

“真让我吃惊，”欧·康奈尔说道，抚摸着儿子的头发，“我要做一个更好的捕鼠夹。”

耗子的出现显然使艾力克斯不情愿留在下面的墓穴里了。

“看看我能做些什么，”他说，一溜烟朝上面的神庙跑去了，选了一条与耗子的方向相反的路。

欧·康奈尔则朝耗子的方向走去。当然他不是去寻找耗子，也不是去寻找蛇，尽管他真的碰到了一条蛇。

欧·康奈尔走进了刚刚工作过的那个墓穴。在听到声响之前，他正和妻子伊芙琳在这里一起工作。他看到妻子正站在一扇密封的石门前，用刷子刷去上面的尘土，门上露出远古时代的雕刻——那是些图画，记述两个美丽的埃及公主徒手打斗的故事。

伊芙琳的容颜不比任何一位埃及公主逊色。一头乌黑的长发，身材修长，曲线优美，皮肤是健康的阳光般的颜色。她颈上挂着几条珠串，身上是黑褐白三色的埃及印花长裙。她现在完全沉浸在工作中。

她似乎没有注意到右靴旁有一条大黑蛇正慢慢靠近。

正当欧·康奈尔把手伸向枪套时，蛇发出嘶嘶的声音。伊芙

琳并没躲开，她口中说道：“走开，别打扰我！”一边用靴尖挑起蛇，一个漂亮的踢腿动作，把蛇抛到墓室另一端。

欧·康奈尔缩了一下身子，蛇从他头上飞了出去。

他向隧道看了一眼，蛇正仓惶逃命。他说：“你这一招越来越厉害了。”

伊芙琳继续工作，没有回头，问道，“你刚才在和艾力克斯说话？”

“是的。”

“他要干什么？”

欧·康奈尔和妻子并肩站在密封的石门前，对她的手艺赞叹不已——石门上的图画已清晰地显现，一定能拍出极佳的照片。

“只是告诉我他发现了一样东西。”欧·康奈尔说，“要我把这个大家伙撬开吗？”

她飞快地看了他一眼，蓝色的明眸熠熠闪光，照亮了她漂亮的面孔。

“不，我们要用合适的方法。”

“合适的方法，”欧·康奈尔说，“是你的方法吧。”

她点点头。

他叹了口气，弯腰在她身边的帆布背包里找出一个褐色皮包，里面装有考古工具，递给她。“我们刚才干到哪儿了？哦，对……凿子。”

伊芙琳选了一个地质用凿子递给他，就像护士为外科大夫做助手一样，“凿子。”

欧·康奈尔在这扇密封的门的接缝处仔细地、小心翼翼地凿着，细细的石末纷纷落下。

“锉刀，”他说，专注地工作着。

她挑选了一把小的金属锉刀递给他，“锉刀。”

欧·康奈尔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非常熟练地使用着





锉刀。用不了多久就好了,他想,不会超过一个世纪……

“钢凿,”他说。

伊芙琳从帆布背包里拿出钢凿,放在丈夫伸开的手中。

欧·康奈尔极小心地把钢凿的尖端伸进刚刚凿出的缝隙中。

伊芙琳长叹了一口气:“去它的,还是用你的方法来吧。”

他冲她一笑,放下钢凿。“撬棒。”

她从帆布包里拿出沉甸甸的撬棒递给他,“撬……”

欧·康奈尔已经把撬棒探到了门缝里,门猛地松动了。伊芙琳兴奋地尖叫着,向后跳了一下。沉重的石门倒在他俩之间的地板上,发出绵延的回音,激起远古的尘土。

“这一刻,”伊芙琳颇有些庄严地说,“是我一直等待的,自从我开始做那些梦以来。”

挥之不去的关于埃及的梦——这座神庙,印赫泰普的神庙——把他们两人和年幼的儿子带到了这片废墟。因为妻子是古埃及学家,欧·康奈尔早就知道埃及——这片法老的古老土地——会成为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已不是为了工作,为了研究——关于远古时代的清晰梦境,使这个原本冷静沉着的博物馆馆员像着了魔似的。这不是她平时的风格。但欧·康奈尔爱妻子远远胜于自己的生命,更胜于理智,他不能拒绝这次旅行;这次古怪的研究探险:不是追寻法老们的过去,而是探究她自己梦境的含义。

现在,第一扇门已被开启。

“我从未做过这种梦。”欧·康奈尔说。他点燃火把,照亮了这个充满腐朽气味的墓穴。许多木乃伊歪歪斜斜地靠在墙上,蝎子,蛇在石板地上四处爬行,像杂乱的,阴险的舞蹈。

伊芙琳若无其事地踏进阴森的墓穴,地上的毒虫都纷纷散去。

“我曾经来过这里。”她说。声音像梦一样飘忽不定。